



西庄集 六

書

十四





西涯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書

答金肅夫 字順

人來辱書就審說駕佳勝日有會文講道之樂令人歎慕有從從無由之恨耳示喻云云莫非格言施之於僕尤爲對病之藥非君子愛人之厚何以及此幸甚敢不策勵奮鈍以副盛意但以不定之力馳驟於至危至動之中日間雖欲自勉而如搏沙土以障江河隨手散失不可如何深可悶悼禪學之戒甚切然江西異學老先生固已十分痛關儒家世守今不待辨說而明至如心神上所得長處自不可掩前賢亦取之矣庸何傷哉夫

學問思辨省察克治固是急務若於心地間無培養涵蓄之力則亦何所憑據哉尋常與朋友論學其說如此朋友之間亦不察僕本意每以禪學詆之常以為笑不料來喻又如此云云也然自此當痛省之耳槐院謬例一舉蕩滌今謗已行相揖禮此曰君有是事是知賢者進退俱有所當可慰校孫尊意甚切只恐子精諸公拘於俗例終不敢從早晚當力言之頃日又擬王堂正字恐東岡不終為高卧之地耳道可處便遽不作書煩為致意

與李公勸元翼

秋氣已深伏惟台候動靜萬重此間亦苦待台旃言旋

屢請於軍門而以其處需才方急不許其意則然矣但科道將近凡百憂虞病生獨留四顧惘然不知所措也今旗之下諸將不容不盡其力未知朝夕得聞廉清之音否乎先致倭橋移兵向晉泗此乃前月已講之論似聞軍門目台帖快從云事可有濟尤慰尤慰聞台家之僕持戰馬下去此乃男子事跋釐之人徒切羨慕千萬勉力以扶時事

答李明甫德馨 丙申

南望懸情謹奉令書慰仰天寒歲暮伏惟台候萬重即令留鎮何所凡百慕想生病勢日劇已到十分漸敗自惟不死何由也加以肩負未弭而老景居近賊公私狼

猥問拯奈何意南方之事已有頭緒不知尚爾如此則賊未將何以禦之耶今日之策不過於擇地設險聚軍儲糧為死守計俟賊氣之以輕兵抄擊所謂老胡易以計破雖用兵若此計未成而浪角於一戰將瓦解不可收拾矣危哉前日蒲邊司公事欲防湖南當防慶尚在道欲防六道當守洛江其實要緊語不可汎觀也南原最要湖南門戶府使可倚仗否所謂軍兵幾何兩城欲並守否賊計有三蚕食嶺南上也犯湖南次也直犯京城下也三策之應不可以不審也湖南調軍猶似紊亂獨不可稍整頭緒否此事深有望於令公耳

答李孝彥好問 癸卯

再昨奴還得數日前下書如親奉音款不知千里為遠喻為豚犬圖昌樂關盛念及此哀感實深但有不便數段托北安人急報請止哀乃罪人食糲飲泉苟延性命亦係大恩豈敢望朝廷收錄子息往日下示中不吹鑿三字至今不敢忘此事今出於令言則其懼尤甚時時念及前日事尚令人心悸今何遽云險途已盡邪且渠意本不欲難可強勸幸而得之不出謝與既謝旋棄俱屬未安而引惹外間唇舌無益而有傷望須細入思量千萬停止萬一雖已發言而更須費力止之

答李孝彥甲辰

李甥傳致初九日令書具悉慰甚久早得一日雨頗洽

西華先生文集卷上
三
農民稍有生意未審其家亦如何姪炎後益羸然無名
言疾痛處只精神如坐霧中亦常事奈何省此氣力雖
秋難動前頭會盟已定不赴但不知事勢如何望詳察
細示以指迷途幸幸碑文再承來命豈敢有他辭但金
石文字不同他撰往往爲親舊所要強爲之終不滿意
望千萬細諒勿使傳後莫重之事終成埋沒今去平生
欲一拜門屏出於慕用之誠一書作紹介也

答李孝彥

復職命下後無端不謝恐罪戾益重不得已冒昧上章
請致仕今幾一月未聞發落日夜惶懼而已別紙所示
此間聾聵之甚全未有聞假使不如此罪廢之餘身病

到骨一步豈有出門之理但觸藩之勢維谷日甚萬一
若得此請則庶可瞑目待盡矣文集早出事令示極當
鄙意亦然而溪上諸人若未解事曾已苦口而都不念
聽以至於此今亦聞諸生方欲銳意爭辨其爲可慮何
可勝言奈何奈何

與李孝彥

積潦跨月平陸成江但有停雲之思伏惟台候動靜萬
福前月目使呈復狀未知無浮沉否生衰病之外無他
可言近出洞還尋舊棲隱卧未即入山蓋以素患痔腫
吐血虛汗連續挾發無間以此氣力益羸常卧少起側
聞今秋將有功臣宴恐又有循例宣召之事預爲憂

西華先生文集卷一
四
懼事將如何兒輩偶得鄉舉未免入都似不入時宜今
年場屋左右皆不靖雖出於士習亦主張者處置失宜
惟此一事亦月異而歲不同不知世道究竟如何可一
嘆其餘不敢深問只望燕居崇深以慰遠想亡兄碣文
姪輩已治石日夜專候亦望下寄於兒輩之還

答具景瑞鳳齡

示喻縷縷深悉盛意敢不奉以周旋只言未易知理未
易精天下事未易言以自家昏昧見識當此紛紛舉足
伸喙動成悔吝况敢望有絲毫之補乎且朋友之見雖
未必有私心而輕重秤停之際不能無差將來扶傾補
破之責未知分付誰手惟望燕居深念起爲時用救得

一半耳觀近日廷中之議皆以和平爲主而聖明照
臨於上若得與二三同志協心使臧酸不至周遠則時
事猶可望也第古人所謂人心不似我心做時不似說
時者爲可慨歟耳

與鄭子精翁

伏惟台候萬福纏病瑟縮久違公訊即承來喻如得奉
拜感慰無算古之大臣當國豈敢以人言爲悔如忠武
侯之才猶以勦攻闕失望於人况其下者乎生雖甚狹
陋次不以外間器器而輕易去留也第以羸敗日甚而
自病乘之精神志慮昏瞶恍惚加以秋涼疾喘尤重百
無可支之勢豈可使政府爲養病之地計出於不得已

有呈告之言而人疑如此令人惶悶不知所出

答鄭子精

鑄骨銷金之際台問屢下感嘆何極只是銘在肺腑而已但當台候少違仰慮生疾未即元達此節自量平生雖甚無狀而區區一念未嘗不在衽袖間今忽得此天也奈何聞時議甚急不但流竄而已萬幸在之以不得一見老母為痛且嶺南之論但由然公在己丑之時生嘗一疏言公最中先見之事當時生意只欲揀護一邊士類使不至於同被廢爛今聞此疏為禍首云亦非意料之所及也事勢如此一拜難期只望台候保重而已

與鄭子精

不意傳聞國變至此痛哭罔極謹問夏秋來台候起居萬福相望不遠之地非不欲時時奉候動靜以慰瞻慕之懷而病廢人事勢難如意尋常愧歎就稟生方在罪廢之中今此國恤固無伸情之路嘗見退陶先生於乙巳亦在削職之中而仁廟發引之日不得入班次獨出郊外望哭打禮蓋其臣子之情不能自已故雖無國令而可以義起也昨日未免依此出江舍哭臨四拜以私處不敢設位故只西望哭拜而罷未知於禮無大謬否白笠亦當用何色或可以生布裹之以別於士庶否以生冒勲猶在故耳此等曲折既難自斷又不

敢問人只可密稟於台座以祛疑晦今日醴泉人來敢
此附達幸望下示

答鄭子精

伏承台翰仰感仰感陽生之節想惟茂膺萬福生羸病
日深而老母今年衰憊異於前時卧起須人以此憂懼
度日心不能一刻少安也給牒之命又下無狀愚臣
罪戾山積而終始聖恩至於如此但覺感淚霑衣
大行癸期不宣傳聞李知事豐壤墓山已發先世八歲
而緣有水氣更停國用云昨又得道路之言改卜於
健元陵山中期在歲前云亦未知信否也大事遷
延內外羣情豈勝惶悶自古國事當以義理為主而參

用術家若專用異術而利害禍福之說輻輳眩亂則其
勢必至於此雖非遠外罪廢之臣所當言而切不勝
仰屋之嘆也率哭變除之節此時未聞大聚亂後文籍
散失一時所定多出於禮官之臆斷甚有閤人意處其
他不敢盡言昨昨府吏贈送禮曹公文其中有發引
時前衙宰樞耆老學生僧徒拜送於路祭處至於發馬
知委云此何禮耶朝廷之禮極嚴非人人所可徇情
冒昧之地前衙中如鄙人者既不得成服於前而又無
冠帶於後其可權著而行禮耶情雖無窮禮有分制在
朝者哭於朝在野者哭於野其在深山窮谷者悲號於
深山窮谷亦是常分何得素之耶况知委僧徒之在四

方者來哭亦何据耶 中朝有僧官凡朝會皆入參故
有此文我國比而同之使緇錫異類雜進於 靈輶近
處甚可駭也而宰樞雖前衙亦豈可一例於僧徒耶近
得京中二人書緣此事或謂生不可不來為之慨然
嘆息禮俗之弊何以一至於此而無一人知其失耶生
所見如此決不可進但聞此事已為成例 闕門城門
為奔哭之場衆皆奔波云見生不赴必以大段罪目加
之然亦奈何

答鄭子精

屢蒙台問感仰曷喻但審台候頗不安節豈秋暑時令
所使不勝慕慮之至此間望仁里只是莽蒼之近前既

辱枉旌旆不欲一拜牀下以承盛誨而蹤跡非便多
病仍之茲以閱歲經時徒費瞻想必應俯諒此情不以
為罪也慰箋一節台監所處可謂曲當矣別錄下詢略
具他紙皆台意已先得者鄙見不能有所發明惶愧惶
愧

別紙

禮文所謂大中小祀似指公家之祭然士大夫私祭亦
當以此而推之則哀哭前一切停止無疑而亦有不
盡然者鄙家今月十三日乃先人諱日不忍虛過未免
畧設素饌而哭之時祀則乃祭之盛者故將不敢舉示
知如何此一陵有溪先生所論故并錄上以備參考

殿下服制未詳似當為杖期而又不與私家之禮同否如何也以五禮儀若內喪在先則殿下服盡後行祭之語觀之則服盡似當在卒哭之前如何進箋陳慰該曾文穆必能舉論姑以鄙見料之大監方在大臣之位又與致仕官有異似當有節次而亦未敢定其如何也笠色但言用白而無布累之文然帽笠不容異色以布累帽者亦以布累笠無疑矣生前亦有疑仲稟既而更思之則國法既云前術三品以下白笠云云三品前術猶用白則無職之人豈敢用布茲用稍細布累笠而白其色使與生布有別衣則草野之人布衣乃本分故以六七升布為直領如俗所謂深衣操使別於平時之

服蓋生上從士夫之例則不敢下欲與士庶人同於無服則不忍故如此為之臨時杜撰必多失宜未知如何所謂謝前者五品以下官既肅拜而未署經不敢供職者謂之謝前國恤內卒哭前凡舉哀及他會皆重與平時公務不同故不得以謝前不出若卒哭後則否也

答鄭子精

古禮期喪絕於諸侯非故絕之也有伯叔父兄弟以下皆下就臣列不敢以族屬故故自不得不絕然所絕者旁期耳至於尊同之期正統之期不降禮文之意可謂明簡矣哉 國家禮頗倣於古不用漢唐以來易月之

西華先生集卷十一
規倫紀之厚實在於此今於國母之喪獨以三十日為限而以為服盡誠未知何据國俗總七日小功十五日大功二十月期三十日者乃古之制也非服制而五禮儀果執此為說則既非三代之禮又非易月之規可謂進退失據不成據據矣此間亦得謂報而見之初喪節日多有不可知者然朝廷所定只得遵行何敢云云士大夫私祭一款台示云云曰時祭禮故鄙家亦不得行墓祭似雖廣益墓間拜掃之祭不與吉祭同况國家已開行祭之路自無所嫌也淺見恐未合宜如失當伏希裁教

答鄭子精

三陽回泰萬品維新伏惟台候茂膺多福不勝慰賀之至大監蔚然為一國元老懸車養高德義範世遠邇所共瞻仰即日天沐滋至益膺無疆之慶甚盛甚盛鄙生耆草上殘骸罪戾餘端雖荷活朝暮間豈有人世之意往時身無職名稍得自安以田畝得復職命下日覽處身難便憂懼不知所出奈何奈何

與權在晦春蘭 癸卯

下詢祥服事鄙見於此亦疑而未定以家曾行者言之蓋用白色衣用白色圍領帶用木綿條兒獨網巾黑白忘未記憶近日燈子等所着乃黑色未知於禮如何也以古禮言之則間傳云素縞麻衣雜記祥而縞又曰朝服

註云緇衣素裳緇冠以此觀之則衣用緇色裳用素冠用緇其制則雖不言而似當因喪服之制特變其色耳今祥以前冠裳皆用古制祥後禫前獨不用古似無意思但世俗遵行已久復古則駭俗而不可行白竺雖非禮亦國家所定不可輕變故妄意當如此然未知果無差誤否也

答權彥晦

示喻祥冠用白不記某年有申案相點在經席建言下禮曹遂為遵行之制當時試禮如奇明彥諸公皆以中說為未合禮然而未聞改定非蘇齋創始為之也以理言之用白用黑同為非禮古人祥祭卜日為之家禮

用忌日既忌日則在平時猶當黜巾素服況於喪未終而用黑可乎以此言之寧用國家所定庶不悖於從時之宜也如何如何

別紙

雖曰置練服而其下但云以練服為冠似不過以練服之布為冠而已大抵練制先儒所論亦多異同今既不得盡從古禮則一以朱子所定為準庶免汰裁之議有何不可但孫哀則在前喪與家兄所行既如此今不欲獨變亦欲因前月所行而為之未知果合於禮也檀弓所謂不可變者意指仍舊用生而云然也金翰林練布為衰雖未知何據意從後山丘氏說耳若楊氏練服圖

所論則雖引橫渠之說而以爲愾先儒異未專以其說爲可行也且四寸袞猶在不欲衣心之遽忘者亦橫渠說而引之以備參考而已似亦非定論也如何如何孤哀邇來精神益昏家中又無餘有書冊極以爲悶伏望凡百因便指喻使免冥行何如

答權彥晦

下詢諸條倉卒不能畢具謹以臆見奉復而其思索未到者闕之惶恐惶恐

別紙

祥服

縞素之爲生爲熟未可知練冠既用灰治者祥獨用生

尤不可臆說儀禮圖縞冠玄武子姓之冠註云玄吉而縞凶以此觀之亦可知冠用縞而以素緣之耳祭時所服則雜記已云主人着朝服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又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註反服者大祥後素縞麻衣之服古制雖不可詳大抵祥時冠則用縞衣則用緇衣朝服素裳既祥後冠則仍縞變朝服緇衣素裳而着麻衣也

禫服

見於儀禮圖禫祭所服玄衣黃裳既祭所服禫服朝服綬冠註綬黑經白緯踰月吉祭所服玄冠朝服既祭所服玄端而居其見於禮文者雖如此而今皆不可得而

詳也禮以時為大且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古禮今難盡
從鄙意只當依近日時俗所行者要為不悖於禮如何
如何網巾用黑色固所未安但練時中衣承表而已用
黃裏緣緣為飾以此推之網巾在冠內雖黑與此相類
否望須裁定何如服則既有溫公說載之家禮用玉色
衣似近之冠當用玄非玄則更無可用也如何如何

與權彥晦

伏想祥祭日迫孝思罔極回念吾輩俱以衰年逢天大
禍常恐不能勝喪以犯聖人之戒僅得支延以終大事
豈非一幸伏乞更加節抑以慰戀慕之懷前日哀書之
至適值午熱甚心眼俱昏率爾奉答其後每朝氣稍清

出而讀之乃知前日所報者疎謬之甚只此事可知孤
哀神精荒亂無復人操耳慙懼無已近再見雜記有司
麻衣註云白布深衣可為一據蓋祭則用朝服既畢則
白布深衣以居只縞之為黑經白緯終不可知古書凡
言縞者皆白色如漢人縞素三軍何有於黑經白緯雜
記又云莫將史練冠註云縞冠此上似指白色而言像
禮圖縞練冠註縞黑經白緯縞練冠色如此則縞前
必彌凶以此觀之注日申君建白立法者亦或有方而
言也此間無書問可考且無同志注復有謂衣所自
尚無端的可依茲欲蓋聞尊家所定以行謹感敢此

答王夫之應文 乙酉

示將改題書以禮言之則祭不可一日而無主之言以
國典言之則長子無後次子繼緒若此斷之則以難
坐待宗生之兒為傳統之計也但逢原內子尚存今俗
家婦在則亦有仍主祭祀之家雖非禮法之正亦或有
之而補文之言無乃據是歟然此事其重非外人倉卒
所定伏望更與諸文商量參以一家事勢以定何如壯
客蒙 宥朝野之幸也月川丈何在安否如何適昏倦
未能作書如見煩為致意

答琴壠之應壠

謹承辱問感感示喻跋文事書譬甚切令人汗背此不

過寂寥數行文字鄙人豈敢憚勞而不為亦豈靳惜而
不出耶所以遲回至今而不得承教者有意存焉蓋非
徒自量甚審亦恐上累於師門耳傳世之文其事不輕
諸公既為先師無所不盡其心而於此一事顧乃求
諸負當世重名一言而為上類所傾信者為之乃反左
求於人所同棄之物一誤於文馬非誤於筆語猶且不
足又欲三誤於序跋其處置之非謬甚矣此事他人必
知其不可獨黨之愛而不知其惡以至此耳僕雖愚瞢
應問人情世變已六十年矣古人或有不但於時議而
為製述者召起起問甚速往往其欲至於後世者有之
豈可謂今之君子不能如古之君子乎當知此語之託

非不知不敢而不得終辭者徒以區區寸誠故耳且意
此文但敘先生事見者未必推求其出於誰宗則其事
似無甚利害故為之今乃於終篇之末大書特書其名
而將使讀之者莫不心怒而鼻笑之以為此子亦為此
事乎某之惛妄無耻固不足數其使之為此者何人邪
若是則諸公亦且同僕之故而舉將得罪於世矣何苦
而為此耶千萬熟念而審處之抑鄙見有一焉序跋有
無從先生文集之傳有何加損有人矣時可矣則為之
甚好不然則留待後目之子雲亦恐未晚也昔伊川先
生後門人尹和靖諸人其為師門傳後慮應亦至矣何
以無一言而直至晦菴有所云云誠非不足亦時不可

也近世金寒暄敘述有孳勳者為之甚不滿人意以此
見之則此等文字無早晚先後惟得人而托之為貴正
不須汲汲也况先生文集已刊年譜中平生言論出處
大致略具苟有善讀者當自得之何患於無傳也前此
久有此懷而言多不欲刺刺今來問屢至而益勤則於
鄙意似不釋然者故敢布一二亦望以會默察勿使宣
諸人耳以重他議則其所以處拙友者亦盡矣

答琴閣遠 蘭秀 戊戌

去歲南歸往來於鳳城近地非不欲一造溪院以訪舊
日遊跡無與諸公一敘而戎馬匆匆歸程又被嚴旨
無須更之間悵望未遂而來尋常愧嘆但切懸情今兒

子之來忽奉辱翰如得奉晤慰無極生以菲才瑣力
當此危難之際久冒非据不自引退遂致人鬼交怒謗
毀鏢骨令方屏伏郊外以俟誅譴之命慚負公私有累
師門奈何奈何無緣相遇一道此懷惟此一書便為永
訣耳月川文亦當一書相問而區區鄙意似未見悉於
前日故今亦慚愧不敢望須傳告此意何如羈危道中
燈下草復言不悉意

與金昌遠

前者得見君談話令人意思開爽蓋今世無向學人雖
有之率多淺陋徧暗於古人論學路徑全未有一斑之
見而虛誕驕傲抗然欲下視程朱此風日肆而世無大

人君子以糾正之儒道之厄何以至此耶鄙人不自知
其不肖未嘗不為之慨然發歎而無人告語人亦知僕
賤愚莫肯肯念奈何奈何然道理昭然只在眼前雖使
象山陽明生今之世僕亦應遽登隆轡矧今世之所謂
鋪糟啜醢者雖百千益能動吾之一髮哉如君者後生
中翹楚識富而學博所見亦未乖角千萬勉之而勿為
異說所撓則豈但交遊之幸而已哉

答金昌遠

承喻幸甚所論為學之意亦甚的實五輩平生行已正
坐無誠意者存若亡衣裡不一故畢竟所見不為吾有
而為空跡無用之物深願左右之勉之也但一段實理

西居先生文集卷十一
十六
凝聚在方寸之云者語意未瑩依舊光明閃爍者爲之
崇也蓋理本無形惟敬而循其所當然之理動靜專一
而心不外馳則自有所至非如異端聚美精神於冥默
寥寥之中滿然若懷孕之婦也深望濯去舊見一味潛
心於四書中以收豁然之效幸甚

答金昌遠

午睡初醒情翰忽至慰釋無已此間依保伯氏奉慈行
初二日得達氣候頗安一堂怡愉之樂足忘他憂但兄
候頗羸於往日呼吸稍急似是冬寒所傷或年衰常候
未免憂念兄弟二人相依爲命所慮者疾病耳僕亦衰
白轉甚心氣之弱又是昔所患日間雖欲收拾補綴少

尋舊時運路而鼎器已敗光陰迅疾回首惘然深覺舊
時虛費日子爲可惜耳必之洋洋自可樂飢近日更學
餐松脂法每日朝晚飲山薑茶一鍾嚼煉過松脂二片
讀道書一兩紙清心靜坐爲日間課程耳

答金昌遠

令候又不適云何以如此耶吾輩脫身在外亦是天放
可以隨分飲啄打乖度日而又爲造物小兒所苦何耶
詳病錄皆是麴生爲祟何不痛斷而猶復破戒何耶極可
歎也西音更未來如僕者勿論如何姓名每出於章中
未知有何故也昨日始出玉淵今年新竹太盛清氣滿
林誠使耳邊無外間喧鬧則天公餉我晚境非偶然也

他姑一笑而已林下帷論可意會世衰道微邪說交作
十餘年前風俗猶不至此不知運氣使然耶朱王之遊
未知適意否往年金士純往遊稱之不容口今果如何
耶

答金昌遠

承惠札極慰孤寂示兩紙亦曾見之其後消息又來兩
司但以定國是一創肯台出東湖云几上之魚鱉復畏
刃默坐待天而已山谷云歸來兮逍遙西江波浪何時
平晦翁云可泣鬼神然此則猶是逍遙景象難同此日
事也亦奈何

答金昌遠

投簪之計不妨少遲觀勢處之也此間粗保昨日汪玉
淵一宿江月清甚菊花滿庭亦有不惡恨心源未甚淨
滌爾來詩謹悉三復心懷今日所當爲事惟當杜門却
掃使形跡昧爲第一義而往來煩爲外人來問戒力
不固始知古人上卷下五年唯此一役事亦難及耳竭
文之托盛意動至心此豈敢有違仁終恐不合於爾
行當細量更告耳

答金昌遠

天恩又下感激之餘惶恐亦深竊以惟念一聖意非以
迷臣爲無罪也特以當初行遣公事而歲月已久故許
復官衙使與罷散者一般而已恐非有他也初聞此奇

夜坐有詩云竹窓殘雪夜蕭蕭千里歸心故國遙白首
縱霜新雨露豈宜重誤一聖明朝此乃僕肝膈中流
出語也頃者金子昂謂人有書云雖在遠職之中當來
哭於山陵之日金希玉所言亦然豈不感焉朝廷
之禮至嚴無服無班次者何得以情為說而妄進耶如
僕者初不得成服但與士庶同變素服而已假使更有
敕命服不當追成其於入班行禮尚有阻得當何以
處之耶頃間見府吏謦示禮而傷關內有前衛宰樞會
哭於路祭所之語罷散之人既不可權着布帽無冠服
而冒入於宰樞之列千萬無理而該冒知委如此尤覺
此身處置之難以此近月內身不能帖席也山陵邈

無聞問似聞之於健元陵內期在歲前而亦未知如
何也

答金昌遠

凌晨得書煩襟甚滌僕氣力益蕭如不可支吾冷汗如
瀉眼昏益甚種種衰候日見奈何欲問藥於成君今聞
此人又將不在林下落甚甚矣可歎自十餘年來朋儕
凋盡耳邊絕不聞道義之談近奉來示三發我笑令人
感歎僕於此事不敢忘諸公而至今無寸分真得往往
墮落坑塹中然其眼前路脉日益了了以此靜觀千聖
相傳宗旨如一繩貫珠耳秋清病間作十日懸床從頭
一場痛論或可作千古之一快也

答金昌遠

雨中書末同一蘇滌耳鄙病別無疾痛之虞但苦衰憊而精神恍惚亦竟竟焉然以此終日間卧不能起動耳鄒書得味自可以輕萬鍾而蔑千駟平生非不知此意而只功夫未熟至今若存若亡可歎可歎朴君豈無一見之顏但聞人來弔有喪者未聞有喪者倒求人來弔恐此人也此禮亦謹耳

答金昌遠

一晤深釋煩煩別來茅塞依前方欲停候而海山通到慰甚清詩咀嚼令林下風氣滿襟近久廢作詩姑未和送年前十月廿九日夜思大學格物說似有悟處晨起

漫書十絕無可示處今錄奉求正幸一見再見篇篇略加雌黃以起鈍滯之意數十年來汨沒甚矣近塵事稍暇可尋覓講究以為暮境之樂而平生言之拉口空多而體之拉身掃如以此自愧絕口不談久矣然不可終隱也知己之際爾末篇云云人心道心固皆心其知此為人知此為道者何物耶此物不昧精一之功在是比來此意思頗益了了無乃有悟耶拙藁行當奉呈前來令丹一本還上題作秋虫集有二十字乃自道也幸一笑

答金昌遠

承示縷縷又可當一拜也戒酒之言亦甚懇切尤以敬

歎嘗讀論語惟酒無量初甚可駭以不及亂三字繼之
即中流砥柱然則酒非不美惟其流而不返為可戒要
當浹洽而已不可使志氣有乳孤平生愛令公至深每
恐其或過而至矜有傷也淵明詩以飲酒不得足為恨
此老乃寓興於此而惟其貧故有不足之歎以今思之
貧之一字乃是淵明益友城府中應接多終非剛制之
場江上茅棟若成則百事皆好故自聞此語尤欲速成
之也

答金昌遠

今獻彙言為未見故求來來則兩眼方困重霧而字如
螭頭未免閣在床上惟坐想老大百無益之語而起歎

耳承示全帙付上大槩此書乃是散漫雜記其於一代
人物賢否俗化美惡政治得失無甚發明不好看其中
如李文達嘗以為本朝名相于忠愍之死此人有力云
為之撫心失圖其果然乎人固未易知也陳白沙亦遭
譏評此亦大議論未敢定如何也後日願下一語山林
日長所望月有新得門外紛紛且置之度外可也

答金昌遠

奉書甚釋哀戀止擬良以駭懼近見吾輩人或居衆爭
之地私心固甚憂之許亞諸人不知可懼而頗以易心
處之宜其激之而反甚之也此後繼起又家尤不可知
亦奈何只當順受耳承有結茅江上之計甚善甚善府

中喧煩終非久處之地若成此計詩所謂樂土樂土爰
得我所者此外萬事都付諸江聲外東坡詩有世事江
聲外吾生幸得休尋常憂此語敢為公誦之爾孤哀尚
存喘息日間閉戶默處終日置心於臍腹間苦未凝聚
但他無用心處姑以此度日耳

答金昌遠

來卜河上之計幸勿中輟晚年得一區水竹安穩處讀
書養性自可安外慕而送餘年世上紛紛何足累吾靈
臺耶孤哀平生未曾讀易近因兒輩來問一二處雖神
精迷塞百不了一而往往思索所及不知千古之為遠
曰切自歎天之賦我不甚薄而六十年狂走聲利場畢

竟關自家何事今雖已晚賴天之靈假得數年以究此
大事正亦不能無望助於高明爾止酒之戒出於奉愛
之切荷俯探幸甚聖人於此一事下剴制二字非一刀
兩段終不免暮歸喜動爾

答金昌遠

世事不須更談但時危若此而人謀日至此極寧不痛
心年譜為靜中之玩甚善何止執熱者之濯清風也世
之尊慕先生者甚少而知先生之道者尤鮮鄙拙又何
敢模寫一斑也當時辭不得已勉為此編尋常不自是
然於先生高致廉退之節與夫望道未見之志亦頗有
形容近似處此可與識者道難與俗人言示腐鼠云云

真善喻也辦得此心萬鍾秋毫何足道哉其間如有改
定處望逐條詳示以幸後學

答金昌遠

下示先錄淨本謹再拜奉留近於暇時出前來本讀一
二過益知盛德至行超今邁古不覺欽祗欽歎此宜得
當世大手以為傳後不朽之文此昧昧劣劣者又何敢
焉以此益慚益懼不知仰答之辭前本依戒奉還耳五
峯事甚可關念看其形操正類觸藩之勢此外多少之
慮何可盡言天雖高而不敢不踰正是謂也善窠不提
起甚善從今作相忘江湖底狀使管得數年北窓風氣
則寧非天幸耶李坡安發於進讀之際亦恐累及池魚

尤恐尤恐此輩從山野全不知險途慎驅之戒未知此
後又作如何出場也

答金昌遠

韓益之又出湖南令人歎息他姑勿論平生獨賢氣力
亦甚可愛彼優息調議而已皆幾何人邪思之使人懷
抱不佳也世事如雲翻覆萬端此後事又未可卜也如
令公進退之際總有餘裕言言不及毀彼長守道陽松
竹亦甚超然可羨可羨近日看何書意思如何必有新
得望函示及以撥冗呈毫之思言甚闊居無事時若從事
於治心養性之業以此度日則世間許多紛紛者有不
能累言之望望而亦不知老之將至矣平生每知此意

而若二老之至今白髮滿頭然其分負苦詭寒不能以大
法者二種此種相在二且兒輩憂患中失學已久勸令
無任其門下質疑請意幸推愛我之意施及此輩勿使
終遂如何

答鄭景任 甲午

示意謹悉繡衣之啓時未得見以通和樂天等語觀之
則果爲可駭天理人慾同行異情如使在我復讐雪耻
之誠堅定於內而待時以發則雖如勾踐之所爲不害
爲與時消息而吾之所以自信者自可對越神明而無
愧不然而欲出於偷生釋怨之計則雖日談復讐而終
歸於無實只此一念而天人之分判矣每見來喻輒令

疲懦增氣不知今日群心又復如何也如僕者病廢無
能空積憤慨奈何奈何

答鄭景任 己亥

生自道心前月十七抵河上雖無名言之病轉覺衰憊
一卧經十餘日未能出戶昨始暫往精舍逍遙半日而
回水綠山青松竹成陰亦自不惡但恨在已頹情已甚
意思荒廢無以振起所謂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良有悼
耳且有所戒一切不敢應接其間或有同志來過亦不
得披對昨李叔平見訪空面畏人默坐成癡鈍非虛語
也近日涵涵日甚而此間爲之耳目者甚多士室複壁
中度日乃其時宜往在深山中應接甚自省力到此頗

煩未免撓意耳聞花庄甚佳六七將返舊里云然否亦
必有此撓千萬保重時因往來連寄好音亦可以當一
面也

答鄭景任 甲辰

辱惠書讀來清風颯然良慰昏眊生萬狀依前只覺衰
劣日日深眼力苦短既不得看文字時時惟欲收拾散
亂心神又苦不能繼續古人云四五十人雖有所為如
下山之日奄奄不可復進況此六十三歲翁乎以此益
念從前聲利中歲月可惜奈何奈何夏間偶得一詩可
笑答色連階竹影踈閑居一味愛吾廬惟將心字消長
日拋却床頭萬卷書意頗近禪然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正自不得不爾致仕之請防塞乃在五峯手世間真相
識者固難得也緣此門前又有人段難處事會盟聞在
來月十八日去不去皆是吾網憂懼轉甚且自望時方
患腎腫一室中坐卧不安自由況千里危途可冀耶已
之不行第不知時勢如何如有異見幸指迷同病相憐
難同泛舟茲以云云并朱書謹呈似此中有無限光風
霽月但世之讀者未免先向索絲牛毛上尋討頭緒而
失却天高海闊底腦次即今中原論議紛紛累老先生
者正坐讀不盡耳何預此先生耶此應高明所獨得者
而聊發其平日所感者以永正耳秋早至此四野如赭
其處亦何如不暇爨人而自爨方急亦可笑也

答鄭景任

總中一書感慰倍也頃者山陽金生過此略言道況甚
迪下帷之暇時有爲秋溪之樂令人欲往從而不可
得耳生衰病日甚自覺精神氣力復不如春秋不如夏
平日尋行數里之功亦爲眼霧所妨廢既無所用心則
惟欲如古人安靜以還造化舊物前日心字消日之句
正由於此今得和韻警省多矣其實人患不能蚕絲牛
毛耳苟能之海闊天高在其中非別樣事示喻易先爲
但甚當中庸言尊德性而道問學不曰道問學而尊德
性所爭先後幾何畢竟向望歸宿處不可不思耳嘗念
退溪老先生抄節此書以遺後人近來家有之矣然而

道術日壞世道日敗此非書之罪也非令公無以發此
言也千萬勿示他人以作開端也難進之示深荷至意
但念此漢處勢難便更甚去留皆重安穩處姑屏伏聽
命于造物者耳

答鄭景任

間闊換歲春且半矣中間因江陵家喪事或有往來人
每欲憑候動靜昏霧懶廢不先一言之問忽奉來書
三復以還蘇慰倍焉此間長病體未脫山無復有
可言者所謂君子之憂而小人之歸自悼而已奈何平
生知舊零落殆盡江陵又至此可痛其家曾水壙文
勸令轉求於左右未知已許不曰略忘脫稿幸一辱示

亡子誌亦蒙厚諾幸茲而以無情緒尚不草出行當奉
稟并乞矜賜以終大惠也南溪行計已久念其處無一
間屋可避風雨亦緣衰乏難於起動姑此淹滯耳製述
被抄事同士友暫聞之行止之難固亦意料但以往役之
類一畝勉起暫到即還亦是一義更須精思無失時宜
李祠禮病今如何未能別候

嘗見先生往復愚谷書其論難義理有非他人所
得聞者而當愚谷無安被逮之日盡歸散失今之
所存才什之一可勝惜哉門人李坡謹書

答韓益之浚議

遠郊每承厚訊感仰但恐不入時宜耳昨村野間傳說

三路不利所望惟此一着而事至於此附膺失圖不知
天意如何而種種至此耶生罪重罰輕且去留亦難任
意茲以為恍此處罪都頗近蹤跡亦不自安欲移住揚
根人離里遠族所居處并取家屬使之過冬而自巳因
南歸一見老母然後任作嶺海之行而能命未下不
知所處未免少留明間為呈辭請解本無職名又將經
過十餘日子節節狼狽奈何從前歷閱世變始之雖
不至此而末抄漸漸加緊況茲此時景象大段緊急流
輦盡在範圍中前頭重山但已耶驪行不可已乎雖為
之切勿枉顧以待風色少定不然有同戴禍相餉也中
路兵敗退時嶺伯不與同入否亦可係念

與韓益之已亥

傳聞令行過嶺瞻慕實際即因官人聞旋卻欲枉顧尤以感慰風色日急且自以罪戾之身宜閉門塞竇以謹嚴謹正不當抗顏面接賓客以重不測之罪故近日勿論親疎一切不敢出待已爲成例況令行於劍累之初尤不當先辱以重辱古彼此俱似不穩此間爲耳目者亦甚多不可不慮若時事少安後日不患無奉晤之期千萬量察停止幸甚古人土室複壁以避時禍此亦一種道理也如何如何日邊消息不敢煩問第欲知大槩幸示一二

答韓益之已亥

而書俱承足當一拜功勞又作永興嶺海迢迢更遠數百千里令人悵然明日之拜如獲待塵但近已一切却掃欲與世相絕一接一否爲渴甚年前東郊一晤已騰於頰舌云何苦而又觸其鋒耶

答韓益之

承專人寄問因得細詢動履之詳蘇愈以喻生奉親祖遣貧病之外無復他憂爲衣衾已極暇時不能看書且劣懶於窺園古人云少年只可忘老老不可無益真切語也自悼而已道內正當極敗之後凡百何以收拾想大勞神慮尋常奉慮如給餉一京民力已竭何以繼之尤可念也京報豈勝杞憂北警雖未知如何寧不可憂所

謂邊將者何人耶子述又有永障之行六國方諸鎮守
之規云信否此事體大恐吾輩在今日了不得徒為俗
子所嗤痛痒相關故偶及之想惟默會也

答徐克夫

書到慰懷何止此間本老親遺日間雖不廢書丹止為
遮眼止睡之資豈有可言之功耶吾輩之名為學者真
是可笑偶看方外書有百刻之中切忌昏迷之語因以
是說自考凡一日之中心之出入分數懸絕其他皆克
伐悲欲冥行妄作之境其於是也豈不遠哉前去光陰
不可追補而頭髮種種平生名利奔馳之事如一春夢
關自己何事誠可愧歟然老來幸得閑境界自放於烟

沙竹石之間入則宴坐終日靜觀於無聲無臭之源足
以自遣而不知老之將至也其它悠悠者豈足道耶景
善日記謹悉斯人已在泉下而猶每入於唇舌中可嘆

答徐克夫壬寅

成龍罪積不滅昨日已過練祭惟彌痛罔極而已豈意
遠路不忘日期專人問訊且賜祭需非情之至何以及
此為之感泣成龍衰病已極兩眼幾不見物精神散亂
不成人樣所存者只枯木形骸而已加以徠姪以至喪
之人病益沉痾朝夕有死亡之憂以此憂慮倍增無一
刻少弛心疾之苦固其宜也讀書涵養之示三復警惕
平生非不知此箇門庭為自已安身立命之本而若存

若亡都不得力以至於此今於垂死之年雖一念未斷
尚何益哉承來諭知近日政聲上徹 隆眷存下可謂
不負學道愛人之志矣不勝嘆尚頃日偶見朝報 天
意欲處以方面之任尤是異恩但人臣受恩非難而報
恩爲難此鄙人曾所折臂者未知公將何事而答此無
前之寵也鳴岩之計恐從此益難成也

答金希王功 丙午

伏承手帖蘇慰十分前蒙寄示圃隱集亦謹悉此集行
世者有三本其出於新溪者最久即前來小字本是也
其次又刊於開城府而韓漫所書即今來本其後又以
鑄字印出於校書館頗有增減注年謬承撰跋之 命

始取三本參互校正謬誤處甚多更取史傳行狀及當
時文集陶隱三峯諸人稱述圃隱處有所改正而於年
譜所改尤多并製拙跋以進而未及印出於書局之前
永川書院先取而刻之頃日本府營吏金寧以監司命
持首卷年譜所附處來示乃永川新本特其中一張
見落故來索於民欲求草藁而不得應索若此等舊本
則非監司所索而乃民前校時棄而不取者也儒生事
令意至當場中作掣事雖可駭有由然矣往時儒生或
以考講入格者照訖赴舉以防冗雜之弊今則不識一
字者以觀光為榮皆得入場遂成絲掣試官又或處置
失宜其罪未必盡由於諸生而遽以重法繩之刑杖狼

西屋先生文集卷十一
藉至使四方傳聞皆曰南方士習不美至此有識之士
並被垢污無路漸洗極可傷嘆聞有大丘之行必見方
伯深望一言解之勿爲己甚以慰一道士子之望非細
事也然切不可使知言出於鄙人之口幸甚

答禹見言伏龍

以積年瞻慕之中而數日之間情信疊至奉玩感嘆無
以爲喻克夫已作古人每念悲慟昔人云四海知舊零
落殆盡平時豈識此語之悲到此身歷之然後方知其
爲痛切語耳死者冥冥無返期生者落落合并無期傷
我傷我目今語之及發此懷想今得此書亦不堪讀耳
生傷寒病苦十餘日尚在生死路頭恐此書便作水訣

語又可笑也

西庄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書

答許景亮滑

示喻家食之艱深荷厚念古人於窮字上下一固字固
乃固守之意守之既固則漸見意味何足歎也

答許景亮庚子

柴門積雪忽承千里情信可回春溫慰不可言就審
政履增重尤釋遠想聖母賓天遠近同此攀彌罪廢
之臣無路得伸微忱只止望長彌而已此間荷愛僅支
殘喘而衰憊日甚母子相守僅度朝夕耳觀象錄固知
難得年來精力耗敗不能作書丹間工夫淨掃一室存

心於畫前之易無餘力可及於象數間時自笑耳

答李叔載

聞比來尊候不調哀慮無已常時竊見神觀清羸或是元氣未實之致藥物攝養爲益非細更望留念以期完復某尚未殞滅而身病極重極難支保前月初家中果有回祿之災亦必罪釁所積神不見佑而然奈何奈何祭奠之需別儲他處幸免延燒其餘所失本不過數擔糠粃不足爲恨時雨既洽穀價未翔隨分撙易自可望新幸勿致念

答李叔平

旱餘一雨坐覺秋涼滿襟索居懷人於是爲苦忽承珍

問惓惓盈楮副以新詩令人感歎恍若沉疴去體幸甚前月有山陽士友來過回言官况佳勝撫字未久吏民懽如荒墟將變爲樂土君子所莅固應如此極慰傾慕之情生粗遣菽水莫非聖恩聞外間火色涵涵日甚豈自意尚保蝸殼與老母相守耶其他百千唇舌曾已消遣於無何不以櫻懷耳水雲一區實是佳境但遇主不善丹崖翠壁弁入於彈文之中山靈有知早已移文見拒矣可笑此地多躑躅每春夏之交亂發於清溪白石間最爲奇玩明年此時此身幸得無事可與吾友逍遙數日以償塵土十年宿債而人事又可必耶少時讀古書不無窺覘於文字間惟是本源親切處尚未得安

身立命之地白首歸來環顧其中槁然無一物所謂拋却自家無盡藏沁門持鉢效食兒又可悼也今承見期以向上事業愧汗沾背東國名臣錄往時亦嘗有意而力未暇及今衰耗已甚尤難下手且吾東無文獻可徵如丁氏錄冗甚此亦昔嘗一見而今不可見況他書耶然賴天之靈早晚得與如左右者相從於林下歲月稍久則此志庶可遂否出宰山水郡讀書松桂林古人樂之天意至成未必不在是勉之勉之

答李叔平

再奉情翰感慰生魂守蝸舍却掃度日惟是鹿走山林命懸危厨姓名日入於彈文保此一壑以終餘年可必

乎可笑萬事已斷置只以國事爲念未知天意如何而生此節拍耶此則不得不爲耿耿之憂耳名臣錄今未暇下手然若先得可據文籍早晚或可遂意嘗聞拍老家架插三萬軸得保於兵火云信否果爾後日庶可從公一借覽也近日月色正佳空齋獨處有懷無可晤語坐想丹丘令人神思超忽

答李叔平

忽得來書不覺起坐感慰多矣社門僊卧無它外抗但見綠陰滿庭鶯聲上下未嘗不起懷於離索爾唐軍注來之抗實所難堪近聞漸撤因此可少定否作吏固不免勞心撫字豈能如在家樂天放勉隨遇而安古人所

貴胄中苟得樂地何處不可逍遙耶至於人世榮辱於
吾人身上本不相關達者何曾一毫生戀悲於其間哉
近日偶閱退陶文集論此一段事多少快活真有鳳凰
翔千仞底氣象深可敬服吾輩於此不可不堅看脊梁
直與剖判橫行於丈夫路上可也悠悠者何足言也蒼
石雜詠皆備然有出塵意不獨詩語為妙其地之勝可
想茅君筆法亦甚刮目中原人字畫不論工拙多韻格
蕭森無俗氣可尚前聞斯人喜作詩不并求之耶僕平
生不多作詩往往意到則為之甫來閑居中亦嘗有遣
懷之作欲一就正於具眼而今未暇也

答李叔平

秋來懸想尤苦鄭希文傳致珍緘慰釋悵滯且得銑潭
記讀之似聞溪風松籟之聲令人神思颯爽蓋不獨地
境為勝雄文快筆所以摸寫者無餘蘊使山靈有知應
自幸其有遇也更恨此病蹤塊壘一隅夢想神遊三年
於此而未得一爛柯也鄙拙羸頓日甚前月中又聞
國憂彌痛之餘氣益憊惓吟呻中度日耳水雲亭為水
所啗而鄭也又不樂久居路邊將有遷意一區烟霞必
作無人之地可惜而無如何也

答李叔平

辱惠書存至足當一歎且承相念之情發於夢寐鄙拙
何以當盛意一味感愧而已生羸形如削心力昏弱殆

不能自支豈膺月三十日近耶抑因暑濕所傷耶正須
任之第眼力亦短文字之功日遠如秦越暮境何事得
如意茲不得不歎耳公務憂悴之示奉慮亦深東路唐
撥已撤云若是則峽中必稍安靜更有他擾耶鏡潭盛
記粘在壁間日三諷誦以寓卧遊之興斗覺岳色溪聲
繞左右也幸甚鄭希文豈知山水者耶常人之態例不
能久一處況早晚廬阜換主人則此輩豈能保守山肩
耶只應付之蘿月松風管領空山耳何恨西音得聞一
二雖似稍定猶非第一義未可遽以為喜也

答李叔平

即承長書副以佳什讀之令人神思洒然但示喻之辭

往往援引過實惶愧不敢當陶山文集序跋自量不堪
承重托非有知示之云也顧慎悶勿宣以取恠笑於
人也罪戾之蹤自甘同腐朽野草而更蒙雨露之澤
聖恩則固第前日許多罪惡朝廷別無淘汰之事
但以時日久時下解網之政以示自新之路耳承慈滋
益其辭山陵切於臣子之情實不當冒昧建勳以辱
廷紳自聞此語夜間身不帖席有歎廢身之食雖也可
意會雖以言盡也

別紙

京中親舊皆有書言不會山陵者甚多鄙意以為疑朝
廷之禮以嚴為主非人人從情冒進之地故無至於朝

無任推言者不敢與也其間其在京野台悲滿會定於
察山窮谷之中乃是常分近日始有燒門外 陶門哭
臨之例未知此果合禮耶數十年前無此規而近日始
聞之未知作俑者為誰凡喪事之過其常分而犯其所
不得為者古人謂之倭哀近日之事得無類是耶如鄧
人者罪戾餘喘雖幸蒙 大恩而公議之有無難知身
無喪服立無班列情雖欲赴禮不敢赴退陶先生於
文定之喪猶以在外不能赴此亦一例未知明見以為
如何幸量示可否以破疑晦

答李叔平

即承書問且加之以引諭之勤勉以無死厚意懇至令

人感涕不肖無狀其控制喪有不及無過之但自量根
本不固衰朽已甚以精神氣力觀之固當漸滅久矣而
猶支撐至今誠亦自恠每親舊書來無不以全活為言
而近日自巳情事則惟恐其不早死亦何故而然也想
入意會也第舍失火燒盡瓶粟亦非貧家所宜遭然細
事何足關心前示家牒眼昏不得極意披閱每清朝熱
退神爽之際就明而讀之日一二樂今才卒業其敘事
有法曲折縱橫貫穿該備如盤上走珠字字皆可把玩
求之當世名為著述者殆絕倫比為之撫卷嘆賞何暇
論其疎誤也往時惟見許美叔伊山雜述頗近此其餘
無論耳第旁記他人時有汎濫博取廢務於該備故耳

然亦足為病若并加刪改則毫髮無遺恨如何如何鄙拙觀此後亦欲依此法草一家事以示子孫恐嫫母效顰終不近似也早晚亦當取正於高明耳東國名賢錄頃者勸金昌遠為之昌遠不即下手以今觀之則亦應見定於高明方為千古之一快也

答李叔平

卧病空山忽忽歲晚只抱離索之恨不意尊伯遠訪袖出珍緘辭意勤懇如得面晤慰釋吝滯且審調養之中舊病已盡快去尤慰懸係生衰憊轉甚一向昏惰直作人間無用待死一物可笑嘗有詩云眼昏撥却看文字脚劣仍難上下床萬事從今皆放倒唯堪百結負朝陽

觀此可知近日情況也往聞公與景任相會於愚谷必有奇論恨不與聞也其時又有一絕欲寄未果今并錄呈林下先陰情已闌心則不在利名間寒泉舊事今能續只恨同人會面難所望於兩君菲細也如何如何

答盧弘仲景任

溽暑內官忽得來書為之眼明就當待奉佳言尤慰尤慰僕病德依前而所憂又甚感激以何濟齋避暑而亦錄宋中冗擾未果始知無害無涼亦非易事可笑今譜僅成昨昨余士悅寄去但自覺多野漏一處且念時事方擾此等書亦甚不合於外間交多請鑒之姑緩入梓示知信從否不決其致悔否無知也亦書一卷謹寄

與盧弘仲

得暑公書。想日有所事。而有長進之功。不負
林下弊。況陰。且如先生眼暗。廢書三載。不能寫字。直
作深洞間。頑物。可憐。近見寄來。東史。我國文獻。略如
此。深有所慨。然。心者。且聞。箕子。受封。後。歲。首。用。子。享。用
丑。乎。此。亦。大。段。事。未。出。世。傳。記。何。耶。高。麗。時。分。十。道。曰
中原。曰。關。西。曰。河南。曰。江。南。曰。嶺。南。曰。嶺。東。曰。山。南。曰
海。陽。曰。浪。西。曰。朔。方。此。亦。未。知。今。爲。何。也。耶。輿。地。志。必
有。之。此。處。無。書。未。檢。有。幸。一。示。以。破。孤。陋。幸。甚。其。它。所
欲。言。多。書。非。自。作。不。能。細。當。待。後。拜。也。

與盧弘仲

頃獲書。審侍奉學。履超勝。慰甚。生自西洞來。哭先諱。畏
熱。不能。即。還。留。此。已。五。六。日。四。顧。無。可。晤。語。只。有。空。廬。
益。令。人。傷。神。加。以。老。炎。轉。甚。衰。朽。益。不。堪。奈。何。東。史。我
國。文。獻。無。徵。今。欲。尋。求。於。數。千。載。後。可。謂。難。矣。今。人。於
中國。事。粗。免。面。牆。獨。本。國。事。未。解。一。二。可。歎。箕。子。受。封
之。年。乃。已。卯。非。乙。卯。也。今。欲。自。唐。堯。甲。辰。始。編。年。二。十
五。年。戊。辰。檀。君。立。殷。武。丁。甲。子。檀。君。爲。神。以。此。係。年。尋
覓。通。中。原。東。國。合。爲。一。錄。名。之。曰。帝。王。紀。年。錄。以。便。觀
覽。但。恨。無。書。再。檢。看。也。

答盧弘仲丁未

書到。得。審。新。年。侍。奉。慶。吉。且。有。同。衾。共。被。之。樂。天。下。之

至難得者在他何可言如老物卧病窮山省掃先隴
參謁家廟等事亦皆以筋力不至全廢雖苟活一日於
人世更有何如意事也前月望前得寒疾勢甚危苦明
燈達曙已二十餘日惟幸有數日來食味少回元氣未
盡羸乏未知如此支撐倘能保延否六十六歲翁於世
非不足生亦可死亦可一任造物者處分不復致念於
其間歲後之約如無參差可以敘懷觀音古寺結宇之
計猶未已耶以君之質內外輕重早已判得執長策而
臨長途當一日千里有何所難而反有悲嘆窮廬之語
也但學之不講聖人猶以為憂此則更當深加意耳

答金士宣遠振

搖落秋抄思人為苦忽得惠書副以兩種珍果多荷厚
意昔東海有真婦見者皆避獨一人隨之為世所笑君
之愛我無乃類是邪又書面每用先生字與古人年長
之通稱如遊說之宋牼亦云先生初非重稱然今時則
不飲為後學導師之號故不敢辭施於人亦不敢整
自承當不為即改之

與沈光寶乙巳

半生聞名慕想非不勤適以衰病公厭應接未得出拜
此恨深矣教以一言相贈以謝遠往之意公以七十之
年應覽名山大川欲效司馬子長意亦壯矣而即元天
先生早有四方之志既而定心於下以為行道在是何

事何求自是足跡不出安樂高數十丈猶能駕風鞭霆
應覽無際名山大川都在其中公平已老鄙意當效堯
夫不當學子長也贈人以言古語也然語代而示知要
察否否寒路遠千萬珍重

答成士悅

虛靈為體而靜知覺為用而動云云靜時只有知覺之
理無知覺之事此理程子已言之所謂不應不是先已
應不是後也來喻為體而靜為用而動語意似未瑩若
曰為心之體為心之用則如何動靜就理上說則動靜
一理而初無彼此先後之可言若就人心用功處論則
未發時惟主敬使寂然不動者無所偏倚已發之後充

當察識使感而遂通者各止天則無過不及也存養省
察存省固兩件事然謂不是兩事亦無妨蓋戒慎恐懼
於不睹不聞之時而惟恐少有偏倚者存養中省察也
涵養主一於思慮動作之際而勿忘勿助者省察中存
養也大槩存養省察非別事只隨時存心之異名胡子
所言與程子之言雖似相同然語意之間微有異處更
望詳玩儒釋之辨不可就一事說望就二家本源起頭
處仔細看破若於此省得分明則眼前黑白較然矣今
有人一南一北運脚道程步步相似只是向注處異耳

與郭秀才

頃辱在碩適臨出仕未得留作少教恨歎錄冗未謀造

敘更承左問愧汗多矣凡此云云以愚之昧識何足以知之第念爲學不是別樣奇異事只是日用平實底法苟措心於坦易明白之地致功於講論思辨之際不驟不懈直作平生事業而勉勉循循則日進月不自然有意味油然而不可止矣今人未知學問路路先以異衆自處不務講索而注想於空虛無用之域甚或捐去書冊瞑目握固以求所謂恍惚者少焉則寂氣索世累之侵撓又不可終捨則往往舍其初心而放誕無狀以誤一生者多矣夫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此言甚有味願足下姑置他說專心於古人讀書之法字求其訓句求其意俯而讀仰而思思之未得則問於師

友使吾腦中常有未透疑難而發之憤懣不可但將學問二字帖在鼻尖而浪費光陰也但不論應事讀書要當使爲己二字堅在眼前放下霎時不得乃佳此則非他人所與在吾友自勉而已歲暮山齋松桂清冷所祝珍勉自愛時惠短札以慰孤悶

答張明瑞龍吉

前者貴星到門投書其時病甚且小兒輩以藥事皆出眼昏無代言關茲緒報深愧不敏得無爲所詫事已定無可議老謬非不知此然必欲并觀諸處之書如以然後可以內彼此之議蓋物我之見平角立之端致誼重之道意止此耳此處人亦非無故而欲直廢書院也初

聞水災甚詔廟宇不保以為必當改圖改圖則當求一
善處為永久計言之當否地之有無不可知其意則亦
出於尊先師重廟宇之端也既求會以善處則似
未深察而一向痛罵不已至有論綱毀法之語有似法吏
深文恐未免勝心使然也當見張南軒答朱子論書書
云來論幾有怒髮衝冠之象義理所在平氣而出之可
也大賢以上猶有此戒在吾輩當如何也不可困於所
長而不加修辭之功也公既為我傾倒意甚厚故老謬
亦發此以效朋友切磋之義如何如何亡子慶賻米感
極適喪車已發受而他用似孤盛意故目來使還上未
知照察否

答吳大源 庚子

天降大割 國變至此普深哀痛即日謹承辱問仰慰
實多禮式成服事此間之議亦多異同以事言之五禮
儀既以文書到日為言當待公文之至次第舉行無可
疑者但今則聞方伯遠在海邊文書之至未知何日而
聞計之浚凡百禮節不容晏然如舊而哀情在中又抑
不行亦似未安不知何以處之然後可合於情禮而無
違於國典也如鄙生者以罪廢之臣既不敢與於公庭
成服之列則於事本無所拘而又不必等待他人故初
四日得府吏之傳即出江舍西望號哭其後第六日又
出江舍變服而已此乃生自處之道不可倒論於他人

也鶴峯志行不可泯滅以平昔交情分義言之則鄙拙不容辭而方爲世所攻其家子弟而耳必聰豈不聞時議而謬有所屬以累其先人耶假使求之生亦不敢應也

答鄭偉如昆仲 允偉允穆

前示問目謹以鄙見錄去不過循俗常談何足採用然區區愚見則凡喪祭有致力處如致哀致敬是也若夫節文度數之末不妨因時從俗如必欲求異於人或至於駭俗竊聞哀侍首經用單股曾聞單股乃弔服服之最輕者男子重首今以最輕之服加之於至重可乎意此說出於柳祖訥天下之性執而不知禮者莫如斯

人不意會孝捨朱子已定之論而從此無據之說也且銘旌書西銜云此則同是一品固無加損然終不如書議政之爲尤得也若以時存職名爲重則今世行二三品顯職而爲護軍僉知者可貶損其誦而書時職耶春秋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辭云乃致隆之義不得不然者此等非大闕必哀侍於昏迷中思索未及而相禮者倘亦察耳前頭尚有題主之禮更須精思毋致再失也生於會孝情同一家不敢以疎外自處故有疑不敢不告出於相愛之情伏惟僉哀量察而去取之經傳續在河上近目多事不能取來今令來使取去耳

輿權章仲 好文

帳望仙江落盡江花尚阻一尊佳話人事可歎頃者山
人靜安來過傳盛意有小艇沿流之約其時江月正圓
日切行望而竟無消息抑興盡面掉歟想惟高亭清致
日深恨未得同風簾也鄙人閉門離索魯劣日甚無
他事矣仙居多暇望早晚踐約偶買藥入城應路令
叩門投書

與權章仲

秋氣日清想惟冲襟洒然鄙人年來懶廢惟端居一日
無事一日即為直樂而感物興懷時未免一二啁啾之
作觸動靜界殊非細過既有之不敢隱於高明爾僕前
此自量才鈍且欲省事於詩學未嘗留意閑中偶閱古

人所作知此雖未技蹊迥不徒然也伏惟平生致力想
有妙處幸乞傾倒離菊正佳日望溪船

答金希之

庚子

曾因士說已聞盛意見囑以序人事甚切茲又惠以長
書責望已切鄙拙雖頑固寧不感動於中耶所以終始
固辭者非徒自量已審正以時我亦非便爾引喻晦翁
任道之重月之辨翁先生事施之鄙人太不著題恐傷
人笑高明失言也今欲究竟其說長非造次可盡既
有文集日星丁天年譜粗具出處大致雖無拙文後日
善觀者當自得之何患焉千萬默會人意適寒疾劇擁
衾作字萬不悉忘

答金而河允忘諸人

謹承金問知僉候清迪感慰鄙病昨昨略有安意自昨
日寢食又不安矣處皆爛潰極以為苦奈何示喻凡百
甚可慮也問目中載打自省錄者及別紙所答涉義
理心性等處皆不可添減不必抄出唯問答諸書疑語
如晦菴書心經家禮及他雜書人各隨讀隨問先生亦
隨問答之初不經意一語而重出繁複者欲一處類聚
畧加刪定湏速搜出亦不必精雋只如初草可也

答洪偉夫璋丁酉

謹承情問蘇慰賊勢將復動南方之事尤為可憂景任
以白面書生當要衝欲以斗樣孤城抗賊念之令人隕

淚天兵先據安尚以作形勢事甚當此間亦欲如此而
只緣糧餉難繼為悶耳大槩萬計潰裂不可如何不知
天意竟如何也

答安達源際

示鄉約草適有借觀者遂則從後送上此事甚重苟非
在上者有至誠而措之不失時宜則徒成紛擾而無益
於事今未見其可行也聞公為直月未免憂之爾說話
甚長非面難了

與金而靜甲辰

近日士議如何老物塊閉一室不聞窓外事中夜獨有
數行感時淚耳近有所聞不妨時寄一二此事雖不得

不言若未得折衷之論則轉成紛拏無異抱薪救火未
知士類中有可辦此者乎覽後破去為幸

與金而靜

暑雨遠途跋涉無恙慰不可言頃聞先聲此行為有光
遠近增氣今見寄示二疏平穩的當無激發失中之語
固可以動天聽矣五峯須起魯諸生五字真著實語
也

答金士悅 壬寅

別紙所詢二條祭土地之日并為文告先塋以其日附
葬之由至其日開墓時又以酒果告之曰今日開土始
後敢告云云忌祭行否事甚難處朱子之論則以為葬

前凡祭不得已準禮且廢葬後則以墨縗入家廟行節
祀墨縗行祭今難做行如不得已則使子弟代行以為
無妨故鄙家亦如此行之耳但鄙家行於葬後若在祭
前則恐查難行似當從朱子準禮且廢之文如何蓋初
喪荒迷失次雖廢祭而無憾於幽明此古人之意更望
諒處

答金士悅

練期已近哀慕何堪不肖喪服已去身更何所依食息
苟延命頑故也喪禮考證詳覽否練服一節先儒甚多
論議然禮記明言正服不可變惟練冠練中衣而已然
升斂不可同於初喪故哀家自前用生布稍細者以受

之葛帶三重之說亦見於喪服圖者甚詳蓋以四股相絞作之則一股在內而其見於外者只三重也幸試作以觀何如

答金士悅別錄

祔乃重禮後世祠堂之制與古有異而朱子以為愛禮存羊且有無神主則以紙榜代行之議其甚重而不可廢也明矣今哀家不及行於卒哭欲行於大祥前此則未知如何禮云殷人練而祔既曰練而祔則是必練祭後行祔也家禮但云卒哭後明日行祔祭不言前一日行之執此兩端而推之則稍可為據若於大祥後新主姑留几筵只以酒果告祠堂以明日當祔之由明日就

几筵設紙榜祖妣位行祔祭後奉新主入祠堂則禮意宛轉頗似有據如何如何

答金士悅

前承枉顧草上餘喘泔泔相對且慰且悲更蒙惠問尤慰萬萬生兩德如昨今朝又下血甚多憂頓不進看此勢前頭只有一死字耳且有一事不得示告古人以年長者為先生初則與孫近世此彌頓重非學業道義可堪師表者不敢施況如生者乎且近日此彌愈多而世道愈敗以此尤不欲冒受以重誦病今後切禱除云此名但以歸曲老人相無庶幾彼此兩便不致公間譏笑千萬量之

答權慎初

山僧來傳十五日復書憑窗近況為之感歎每念老病
苦至甚仰事俯育勢將俱廢雖以古人處之寧不動心
此子路所以有傷哉之嘆也奈何奈何然知其無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者乃所有勉處也其如命何哉此間疾
病侵凌都無所事六十老翁尚未得安身立命之地不
但四五十無聞而已靜裡自顧未嘗不喟然也眼前所
見頗甚了了只十分親切處未能着足耳

答權慎初

奉問極慰聞韶校事於理不必往但今時為士論者每
假事攻人未免過慮而云云哭則必不可諸儒既議定

不往則不必更通當靜觀其所為而已曲阜孔廟乃衍
聖公所主故同其灾而哭其時亦無天下儒奔哭之禮
可類觀之也

答全清安

有亨
隔閏多年一書抵金昌勝蘇冠侯表病日甚憊卧一室
中不聞外事况敢論世務耶承說縱橫奇偉皆鑿鑿
可行然料敵不如料己料己真如修政政修則將可擇
也人可和也兵可鍊也於是有高城深池於是有堅甲
利兵智效其謀勇效其力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區區外
患何慮焉高論似欠此豈其說長未暇及耶無緣奉晤
千萬益懋所業以需世用

西華先生文集卷之二
答黃公直廷幹

貧雖士之常分然到極則亦自難堪惟當思古人善處此者以自遣亦足以少安而不至於損傷天和若中庸所謂素貧賤行乎貧賤無入而不自得又是別般地位未易言然使吾膏中常存此意思則亦一張清涼散也僕杜門消日蝸涎亦可自濡第願聞外境此豈今日所宜有千萬痛止勿搬柴救火也

答友人

謹承復書行期在明日風雪猝嚴千萬慎涉僕元氣虛弱畏寒特甚近又添風疾憊臥呻吟悶悶就有一事須相告議為此送人耳頃得京中知舊書疑僕當來赴

山陵哭送之列日昨又見禮曹傳聞亦有前銜宰樞哭送路祭康之語此固臣子至情然以禮節言之則大段妨碍僕當聞計之初以罪廢之故不敢成服今難以無衰服之身敢則於宰樞之列所謂前銜者亦指因事解職而爵秩猶存者非僕之類也該曹公事既未明白又不知山陵之期遠近如何窮解之中無可議疑極為悶悶兄入部必與相知數公相見言及此事故敢告鄙夫愚耳昔文定之喪先生不能赴此平時而無他阻礙猶恐如鄙人今日之行曲前難處宜多豈敢不度事理而徑情冒進耶希玉書中所言亦此意為乞仔細評訂因便報哈使不陷於未塗何如

答黃混元問目有一

凡喪父在子無主喪之禮故朔虞卒哭凡族真皆父主之而楊氏謂長子主喪以奉饋奠所謂奉奠者特言其親備真饌而設奠則使執事行之耶若據此親設則所謂居重喪不當有行之義何居且丘氏謂毋喪而父主之若不親焚香與酒與子主者何異然既謂主喪而攝行祭禮恐古無是禮也不知何如

虞卒哭設奠父既與其祭焚香奠酒似當親行至如朝夕奠子所獨行者則執事代之揚子所云奉饋奠者疑亦只云奉饋奠之事耳非欲其使哀子自執其禮也如何

禮謂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服其服而哭之哀等遭輕不能具服故但於中衣上着服帶以成服恐未合禮月朔會哭據此而行不知如何且古者五服俱有弔今有已弔重喪之人來弔輕喪又弔哀等則等當以何服受之耶欲據成服之儀受之則於禮恐違若以重服則是重受重服之弔也不知何如

輕喪亦當制服則中衣加帶於禮無據然服既不制只得如此行之耳受弔以重服固似未安但禮並有父母之喪奠毋以斬衰說者云從重不敢變以此推之則雖受以重服恐或無害

喪服小記曰凡妻之喪其父若子主之所謂贈玄纁者孰當行之木主粉面所稱考禮無文不可妄以意起又不可徒書不知何以處之

舍弟神主不知所稱家禮圖註有稱秀才幾即幾公之說欲據此書以秀才則秀才上下必有措辭而禮無明文不知如何且返哭之後主婦當主其祭則旁註所稱亦不知何書

贈玄纁亦無所據然父既主其喪恐亦父爲之也粉面題稱亦從父稱禮有皇纁之文今不可用故近世遭此者多稱亡室難其彌而不得已焉耳子之喪亦依此稱亡子闕其旁題以待後日立後而改題如何

虞卒哭父既主喪則祝文亦當爲父告之辭何以稱之禮記有得皇字而今所回避又不可泥古家禮祝文皆爲子告之若爲父辭則義有重輕而禮並無文不知何如風興夜處止五情廢讀之類

喪有無後無無主則舍弟之喪亦當父主之矣虞日卒哭如父主祭不必有祝若曰主婦主祭則其祝辭宜以何稱亦欲除祝不用不知大妨否

禮云人用焚鬼用埋故喪服之類則焚而不埋明器之屬埋而不焚功布似可謂人用而或埋或焚未詳孰是

祭不可無祝其稱謂當從神主所書祝辭則不必大泥

於古變文用之何害予之喪亦終功布焚之稍穩

寄諸兒

蘇軾

見書知無事慰慰此處亦依前但子男病卧益緣其腫瘡發動而然甚可慮也僧言汝輩讀書徹曉云信否古書云三更不寐則血不歸心以惟悴云進銳則退速不如從容不廢之為有益也量氣為之勿貽我憂

寄諸兒

襍來俱審汝輩讀况頗慰所作亦見之立意不明氣不恢張局束如轅下駒讀之終篇無刮目處應是讀書未透筆端生澁而然也聞欲讀孟子此吾從前道汝輩者但尔作尔輟何時了得一書耶今朔只隔數日姑讀史

書從來月改讀可也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騶騶汝輩年已長大若汎濫於汗漫之境而不致精熟之功則徒勞而無益矣若夫成功則天也惟當自盡其力而已

寄諸兒

汝等十年失學奔走憂患光陰已多閑過此亦天也奈何汝父少時全不習舉業漫浪度日亦如汝輩歲庚申冬持孟子一帙注冠岳山數月讀至二十遍從頭至尾僅成誦下山入京時馬上不念他事自思患至盡心皆入心記雖不能深知精義而往往有會心處其明年來在河上讀春秋三十餘遍自是暫解行文路脉僥倖

得第至今每恨其時不得更加歲月之功遍讀四書百
餘遍若是則所就必不至如今日之碌碌故每為汝輩
言四書之不可不讀者此也今世京洛間小兒如倚市
販賣之人只取近功而求速化之術將聖賢書束諸高
閣日尋伶俐悅人小文字偷竊點綴以中有司之目而
得有所成者多矣然此則乃一種巧宦家法門非如汝
輩性鈍愚而不善爭名者所易效嫖母教西施猶為人
所笑况彼未必西施而我不為嫖母者亦何辱而為此
耶大抵學之成否在我得與不得有命存焉惟當盡己
之所當為者而付命於天而已通鑑亦史家之指南何
可不讀此亦非失計但汝等年已向晚而事故多端如

四書詩書皆未為汝物更加數年則將不免兀然無得
而為悲歎窮廬之一夫豈不可悶乎且經書辭深而意
味精奧必須專力而後可得史家之書非經書之比讀
經書之暇輪迴涉獵亦可貫通若是則可以兩得念之
念之

寄金溪讀書處

一陽生矣汝輩學業意思能與時進益否邵子一陽方
動處萬物未生時之句亦當體驗於吾心也此間侍奉
依舊而外間有傳聞萬一有之恐靜累不安造物創多
戲劇極以為抗前書所問仁智先後不難辨中庸自誠
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明則誠可見仁智相

爲體用更加精思有得於心中可也

如良知之說亦求於孟子而得之格物致知之說未諸大學而得之若使陽明自初閉一室中不識一字則雖自謂有自足之心必不知何者爲良知何者爲格物致知其名猶不能知況於其義乎蓋所謂性命心意情志之辨大槩皆從先儒餘論而得聞以自開明其心知所謂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寄諸兒

汝輩三人消讀鄒書否學貴於精思審問汝等未嘗致思故疑不起疑不起故不能問若是則雖多而奚益勉之得男亦勸勤讀爲可

寄子珍

近日一不聞音問凡百問籌不知所言吾尚無事頃間呈辭累度今復還出矣決則今夏將往汝於覺華否世雖危亂男子所當爲事不可以世亂而自廢昔許魯齋東西奔竄於兵戈擾攘之中而到處不廢學業以成大儒此雖非尋常人所敢言然立志則不可不如此也四書爲學所府庶若無此根本則他書雖讀無益須師受於盧校理精思熟讀可也

寄子珍

見書慰慰此間親候如舊吾亦痢證少間可以漸差勿以爲慮惟勤於讀書月初旬前出來無妨汝輩年紀已

多而學業未進近累月廢業吾甚為憂之沒才質何
遽不如人只是無奮厲向上之勇故悠悠至此耳四書
儒者府庫渾成誦惟日循環其次讀書六文又其次通
宋若以等文字浹洽於己而知誦已言則作文何難而科
場之業在我矣勉之勉之

寄端珍兩兒

數日間思想心勞山寺靜便讀書安穩未嘗愛退陶先生
與孫兒詩最愛少年山寺樂碧窓深處一燈明平生許
多事業盡自此一燈下發源深願汝輩之效之也

寄端珍兩兒

日氣甚熱極以為慮僧來得好音為慰青松書以為汝

輩所作頗進吾則不見其大進也衫所作湛盧忽其去
國劍閣鬱兮愁雲稍可咀嚼其餘皆平直語而亦覺氣
象局束無軒然飛動之狀此於放膽上未得力爾鄉校
會製事與諸友同處肄業亦不妨何必回避古人云群
居之容和而莊汝輩不出門尚作乳臭摸樣勿太自劣
退為人所侮笑也

答李錫

炯已亥

所論應接一事其中果不無難處但以吾之故累人其
多其以公行來者自不當見而或不能一切守戒其餘
或以疾病或以事故往往致孤來意於心未安然奈何
大抵土室複辟為吾今日事業世情悠悠寧復有開眼

處耶若以病廢人事之故而為人所忘有放於窮山曠野以終餘年於魚鳥之群則幸矣他何可道也

答李甥炯

得書蘇慰哀懷吾歲後在山中望前來真几筵仍留氣力數日來稍有生意蓋以木榮松葉得力未知如此支延能更幾日月爾汝奔走世故久廢讀書尋常為沒憂之今不必遽求古人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患無志爾苟有志雖應家務何妨於為學勉之勉之吾於科舉業未窺門戶不能為後生謀獨於經學上雖無所得而平生愛之重之沒輦且置閑慢工程取論孟學庸精思熟讀使為已物則眼目自高心地自廣他區區者可不勞

而為之也是知登泰山而小丘埜勉之勉之

答李甥燦

庚子

國事至此痛哭奈何舉哀成服事自有五禮儀時王之制安用他議當以文書到日為據而凡無位於朝者皆不敢入班次只變服而已禮之體主於嚴有截鉅難紊之節而今人往往以情為禮恐未合宜也吾則以罪廢之人既不得入班故於聞訃之日往江舍西向哭其改服則當待官府成服然後與間閭之人共為之而已然此等曲折千萬不可向人說以起鬧端但欲汝知之故及之耳

答兩甥燦燦

間閭爲戀忽得二書慰不可言人之精神最須愛養而積年摧傷今欲收拾補綴無異杯水救車薪之火而猶不能端居靜攝可歎也所以言此者欲汝早事完養無如老夫之苦晚無益也疑篇考送交去繁無句語明白不易得但無波瀾精采當痛快處不痛快此則讀四書未熟作文不多之故更須勉之更出一題頗似精深不易作然不妨一試爲之苟難處得路脉則易處自當迎刃矣寄來白粒家小得之動色可笑嘗見顏魯公帖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今數月云今無魯公高致謗聲嗷然而獨有魯公之貧可笑

寄兩甥

昨始得二甥書所示事極可驚惜吾處伏與人相絕聲已甚此事全未聞知未知誰所倡耶此老病垂死之物何干招諸君而又欲載獨捐餉耶果爲之無異於抱薪而救火此種利害之說雖以道理言之豈有君子得罪而爲聲哉訖究之舉耶弟不知曲折何不親來言之耶此事景任知之必止之欲作書而頗未果決未可一見耶事係不立局萬無緩

寄兩甥

此事千不是萬不合後吾復復言其未知諸人何苦而爲此以重其禍耶其不思之甚也余不知其去國當時同志之士爲之聲援訖究否否其言其言其事以自

此只言其必不當為也近日上習溪公車之下章疏
相續吾嘗耻之豈願親自見之耶彼又執以為辭以為
吾與景任主張為之則誰能解之且為平生不可湔洗
之辱矣初欲使沒禁然見景任此時出入亦不可於聞
見須從便通之使之極力止之不可忽也懣之既知其
不可則何不力止而反有云云耶亦不可曉也

答李甥燦

得書知近况慰慰久後下熱河也惟平心靜調勿望速
效期以歲月可也心氣難定吾三四十年来方調治無
寸效不能為汝謀也大槩此事孟子所謂必有事而勿
正勿忘勿助為萬口治心妙法然忘猶可助甚害事故

下文專言助長之病不及忘今以意置丹田氣海間以
降心火頭緒多而用意分其為助長甚矣惟當勿忘其
所有事使心常不忘軀殼不著纖毫作為拘束於其間
則庶可有益矣然天下難事何可容易吾近日心緒益
荒氣益綿懶欲還河上則情緒不佳在此亦無一間房
屋靜便處日夕婢僕兒童聒亂耳目奈何

